

武汉早期感染最重医生：出ICU还要很长康复期，目前呼吸仍困难 | 深度对话

原创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

记者/韩谦

编辑/计巍 宋建华



正在进行康复训练的被感染医生陆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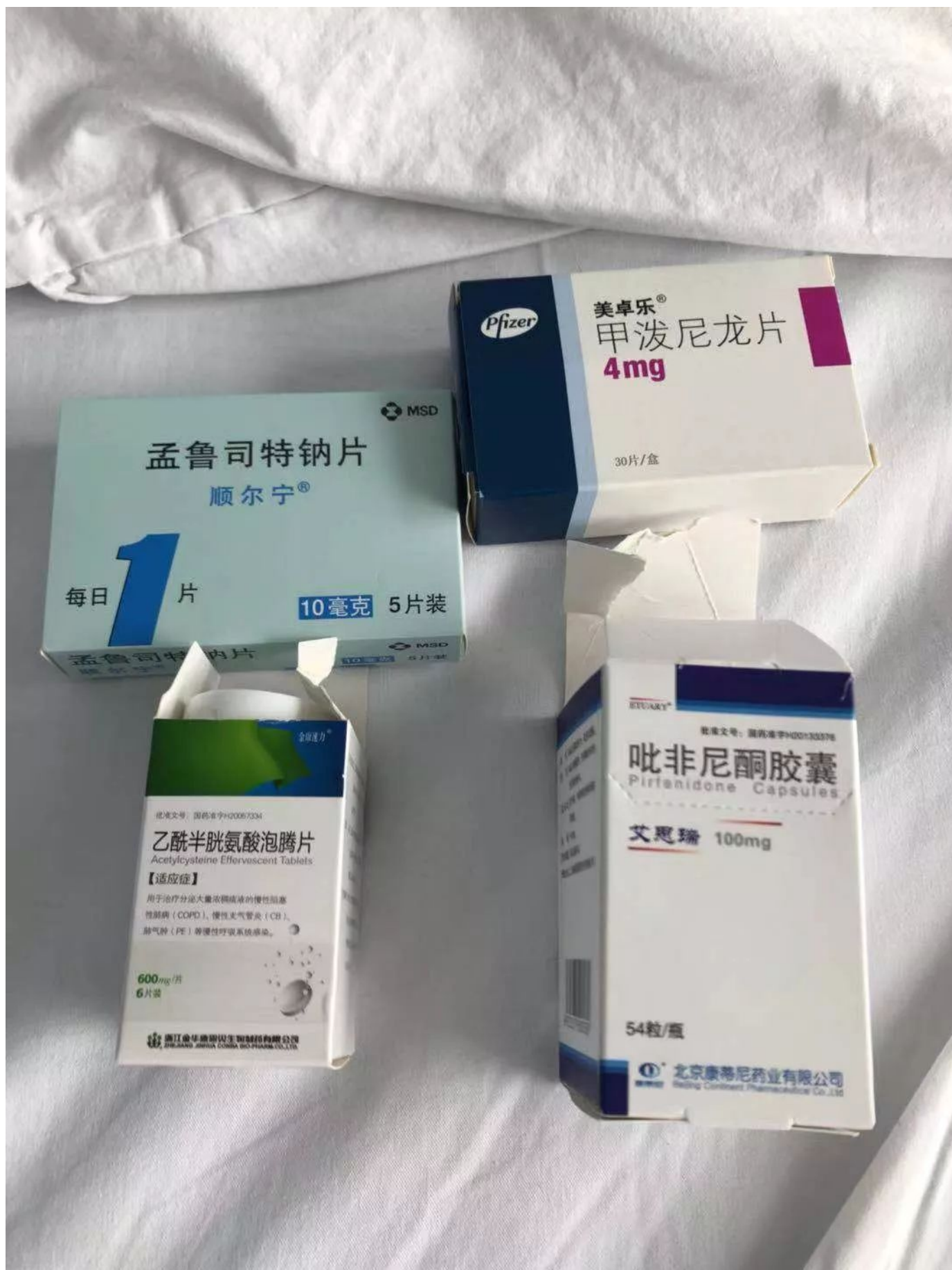
1月29日，在经过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后，陆俊从金银潭医院ICU转回同济医院普通病房治疗。他目前仍存在呼吸困难的症状，需高流量吸氧治疗。陆俊表示，自己目前肺部有一定好

转，但好转不多，“对于我这样的重症者来说，恢复时间会比较长。”

1月5日晚，30岁的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出现发热症状，1月10日因“病毒性肺炎”住院，17日转至金银潭医院ICU治疗。陆俊表示，自己并不清楚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确切日期，但肯定是1月17日转院前确诊。

同济医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树生此前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，在武汉早期染病的医护人员里，陆俊是最重的一个。

1月20日下午，钟南山院士首度证实，已存在人际传染和医务人员感染。次日凌晨1时45分，武汉市卫健委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，称该市共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冠肺炎，另有1名为疑似病例。16例患者中，危重症1例。



陆俊目前服用的药物

呼吸仍困难，开始进行康复训练

深一度：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？

陆俊：我从1月29日从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转回同济医院普通病房，现在应该是属于恢复期。目前除呼吸困难外，像发热、咳嗽、肌肉酸痛、乏力这些症状都没有了。缺氧还是很明显，需要高流量吸氧治疗，离开氧气就不行了。现在可以自己下地走动，不过输氧的管子只有1米多，只能在这个半径范围内走动。目前说话还不是很顺畅。

深一度：目前恢复期的治疗主要包括哪些？

陆俊：现在已经没有输液了，治疗包括口服药物和康复训练这两个方面。药物主要包括糖皮质激素，有减少肺泡渗出和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，还有化痰的药物，以及防止肺纤维化的药物和减少气道高反应性的药物。

现在还会做一些针对肺部功能恢复的训练。一方面是活动活动四肢、关节，二就是做呼吸运动，有护士带着我做。一次做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，一次训练持续不了很长时间。现在一天做两到三次训练，主要在上午和下午，有时候晚上也会做。

深一度：当时转院回同济医院，是因为病情出现了好转吗？

陆俊：国家第四版诊疗方案规定了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。一是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，第二是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，第三是间隔至少1天的两次病原核酸检测都是阴性。我在1月26号和28号分别做了两次核酸检测，大概是这个时间，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。在呼吸方面，我最严重的时候用的无创呼吸机，后来又换成高流量吸氧，吸氧机给的氧气浓度也逐渐从最高的90%降到50%左右，有了一些好转，但也还没达到出院的状态。我满足这几个条件后，经过专家组同意，就在29号转回同济医院。

按照指南来说，我已经没有传染性了，但现在同济医院的病房还是按隔离的标准进行。我住的是一个单间，目前禁止探视，照顾我的护士也都采取了三级防护措施。

深一度：这两次结果为阴性的核酸检测，大概在检测多长时间后你能知道结果？

陆俊：24小时以后。我当时做检测的标本是送到市里的疾控中心做的，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在医院里面做。

深一度：现在肺部CT有好转吗？

陆俊：我最后一次肺部CT是在五六天前拍的。目前有好转，肺部的炎症面积在减少，但是好转不多。对于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来说，恢复时间会比较长。我生病到现在已经28天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，得看自己的恢复情况。



病情好转后，陆俊转回同济医院普通病房治疗

此前曾接诊30余名发热患者

深一度：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发热症状？

陆俊：1月5日晚上7点多，当时高烧是38.7度。那天我正好休息在家，但在发烧3小时后就去医院检查了。我作为一个医务人员，反应可能会比普通人快一些。当时根据症状判断，我就觉得不是感冒，最开始怀疑可能是流感，因为我觉得跟平时感冒差距还是很大的。一是当时发烧温度相对比较高，二是乏力的症状太明显了，整个人一双腿支撑不住身体，就感觉要垮下来一样。我觉得很不对劲，我平时身体状态还可以，已经有一年多没感冒了。

深一度：当时在医院做了哪些检查？

陆俊：查了血常规，显示单核细胞增高，反映出有病毒性感染，还做了肺部CT，显示右下肺有少量渗出。当时症状也不严重，没有呼吸困难，只是发烧，还以为是普通的病毒性肺炎，没有和当时的不明原因肺炎联系起来。

深一度：在医院工作时曾接诊发热病人吗？

陆俊：会的。发热门诊一般情况下主要针对的是一些长期发烧，找不到原因的发热待查病人，像发烧几天的病人都会来急诊科看。因为当时还很早，发热门诊当时还没有专门针对这个新冠肺炎开放。来我们那看病的发热患者都有一些比较相似的症状：发热、咳嗽、咽痛、肌肉酸痛。但在最早期也没有办法判断这到底是普通感冒、流感，还是新冠肺炎，当时不是很清楚。

深一度：当时过来就诊的发热病人多吗？

陆俊：那段时间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发热的病人很多。一般情况下，本来冬季发热病人就会多一些，但从12月底到1月初，患者人数在成倍地增加。同济医院本身接待的病人就比较多，像急诊科一般情况下一天会有300人左右来看病，当时每天可能得有个五六百人。

我当时正好在进行专科医师培训，在我们医院神经外科学习。但到1月初的时候，由于急诊科病人增多，人手不够，需要支援，我当时还没培训完，就因为这个临时任务，在1月2日又回到了急诊科工作。我从1月2号上午开始工作，一直到1月3日上午，共工作了18个小时。当时跟我一起轮班的还有两位医生，我接诊了30多名发热病人，比平时人数多了一倍左右。

深一度：当时有采取什么防护措施吗？

陆俊：当时就是戴N95防护口罩，还没有提到防护服和护目镜。平时我们在急诊科看病的话一般是戴普通医用口罩。由于当时知道可能会有不明原因发热的病人，所以就提升了一个等级，但是没提到最高级别。当时觉得病人数可能不多，防护也不是很到位。 我们知道可能会有危险性，但对这个病情不是很了解，不清楚会有人传人，也不知道这个病毒传染性这样强，后来感染了这么多人。

深一度：你当时坐诊的时候，会给发热病人做什么检测？

陆俊：血常规是肯定是必须的，有些病人做了咽拭子检测，查一下是否感染了甲流和乙流。有些病人发热时间在一周左右。病人症状严重一些的，会做胸片。当时做胸片的病人也不多，大部分发烧患者都是轻症病人，发热时间也不长，开点抗病毒药物、退烧止咳药物回家就可以了。输液的病人也不多。



正在进行康复训练的陆俊

1月17日前确诊为新冠肺炎

深一度：1月5日发热后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住院的？

陆俊：我从一开始去医院检查后就隔离了。当时是以流感隔离的，流感也有传染性，我家里有小孩，我就不能回家。因为我第二天要上班，5号晚上检查后就跟科室领导汇报了，当时主任也建议我隔离。急诊科有个小病房，我就在那里隔离。

我服用了一些抗病毒和退烧的药物，到7号的时候高烧到39.5度，去复查了一次，CT显示左肺也开始出现感染的情况，当时打了一些抗生素和激素类药物，但没住院，觉得除了高烧外也没别的症状，自己可以扛下去。到10号再次复查的时候，已经连续高烧5天了，CT显示双肺感染面积增大，出现少量磨玻璃样病变，是以病毒性肺炎在呼吸内科病房住院的。

深一度：发烧之后有在上班吗？

陆俊：没有，生病之后就没有上班了。

深一度：当时医院里住院人数有没有明显增加？医护人员采取了什么防护措施？

陆俊：那会儿太早了，还没有出现现在这样床位紧缺的状况。当时我住的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进行三级防护措施了。

深一度：当时有觉得可能感染新型肺炎了吗？你是什么时候确诊为新型肺炎？

陆俊：我在10号刚住院的时候还以为是普通的病毒性肺炎。当时从5号到14号连续高烧有9天时间，一开始除了发热外，还有些肌肉酸痛和乏力，后来在12、13号左右慢慢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，14号开始进行高流量吸氧治疗，当时就真得扛不住，觉得可能是感染了新型肺炎。具体确诊时间我记不清楚了，我是在1月17日转到金银潭医院的，肯定是转院前确诊的。在医院给我填的红十字会救助基金上是1月7日确诊的，对于这个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。

深一度：当时为什么需要转院去金银潭医院？

陆俊：医生就跟我说核酸检测是阳性，需要转去金银潭医院。我直接被转去了金银潭医院的ICU，那个时候就很严重了，已经有呼吸衰竭的症状。当时体温是用激素控制住了，主要就是呼吸困难。那个时候基本说不了话，一开始四五天还使用了无创呼吸机。

深一度：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病情加重？

陆俊：是在1月15号到23号的时候病情最严重。那段时间说话也很费劲，会引起呼吸困难。也基本不看手机，看不动。那段时间输液很多，从上午9:00开始输液，下午也有一次，晚上还有一次，要输到凌晨四五点。当时病情太严重了，一天输液估计得至少有10个小时左右。输液主要包括丙种球蛋白，激素、抗生素类药物，护胃的药物等。

深一度：在重症监护室里面治疗了几天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病情出现好转？

陆俊：一共在金银潭医院的ICU待了12天，直到1月29号转院。我是从23号开始输液量就慢慢减少，到大年初二，也就是26号就停止输液，改为口服药物。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在大年初一开始，可以下床活动了。反正到现在为止，我恢复起来还是比较缓慢。因为当时肺损伤太严重了，两个肺都是白白的阴影，又叫白肺。

深一度：你是不是你们医院最早出现感染症状的医生？据你了解还有几位同事被感染？

陆俊：我是最早感染的里面最严重的那一个。生病之后的这段时间我接受外界的消息比较少，我所知道的我们科室还有3人被感染。他们有一个是在1月18号左右，另外两个都是20多号。

深一度：之前有没有什么基础性疾病？

陆俊：没有，什么病都没有。我就是有些肥胖，我身高1米7，生病前有90公斤。

深一度：治疗到现在自费医疗费用一共花了多少？

陆俊：最开始没确诊的时候自己花了一两千，后来都是国家和医院在承担费用。包括吃饭的费用也是国家来承担。

深一度：家里人的状况目前怎么样？

陆俊：家里人一直都还好，现在可以用手机和他们交流。在武汉封闭离汉通道前，我老婆还是可以过来送饭的。医院有专门的家属集中放东西的地方，再由医护人员统一送到病房。当时吃得很少，从家里带的还是比盒饭好吃一些。当时我老婆都是使用一次性的饭盒，送进病房的东西都是不能拿出来的，除非一些随身物品，比如手机、钱包，都是需要进行严格的消毒才能拿出来的。我孩子现在只有三岁，只知道爸爸现在生病了，现在每天都能通话，他说让我快点好起来，让我跟他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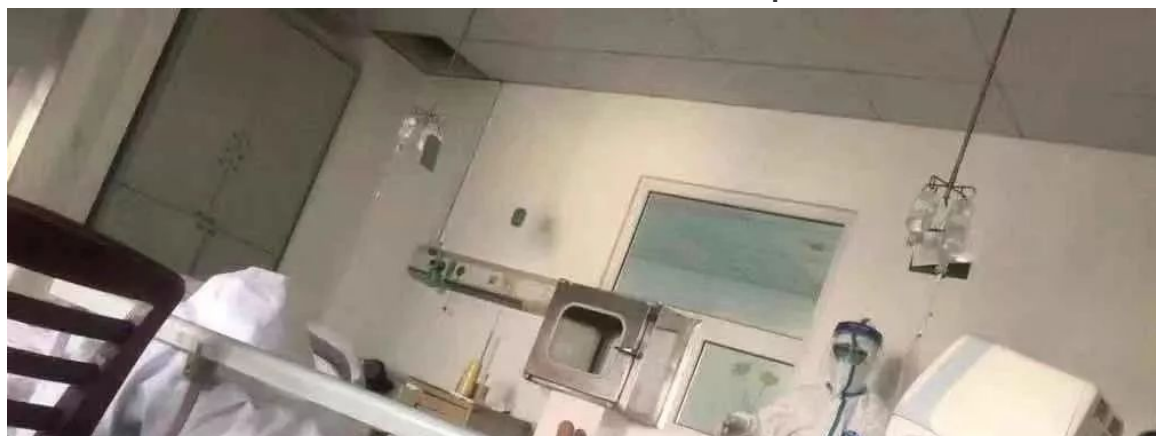
【反侵权公告】本文由北京青年报与今日头条联合出品，未经授权，不得转载。



◉ READ MORE ◉



武汉街头的“摆渡人” | 深度报道



我与“新型冠状病毒”搏斗的22天 | 深度报道



一个武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自述 | 深度报道

北青深一度 | bqshenyidu

守望变革中国

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部出品



长按二维码关注

